

## 目 录

- 漫述容县宾兴馆.....关立雄 ( 1 )
- 清代民间文化组织——文尚社.....刘柱昌 ( 5 )
- 大元帅府秘书徐玉贇.....秦晋荣、覃家凤 ( 7 )
- 徐玉贇轶事几则.....徐震池 ( 9 )
- 广西辛亥革命元勋——刘岷.....沈奕巨 ( 12 )
- 黄用溥先生传略.....黄宏规 ( 15 )
- 建设专家伍廷庵.....梓文 ( 17 )
- 苏鉴轩传略.....轶名 ( 21 )
- 农业专家陈大宁.....梁衍新 ( 23 )
- 实业家伍展明.....伍朝检 ( 27 )
- 韦来庠校长在医业上的贡献.....梁衍新 ( 30 )
- 电机专家秦笃瑞.....秦崇祐、秦慕莲 ( 32 )
- 我的经历.....**盍珠祁** ( 36 )
- 崔履堃先生传略.....崔灿然 ( 40 )
- 全国学联会长杨文昭.....黄超荫、关立雄 ( 44 )
- 爱国侨领梁砺金事迹.....秦晋荣 ( 47 )
- 诗词选.....黄绍兹、徐玉贇 ( 51 )
- 容县第一座水电站.....覃政球 ( 53 )
- 容县最早的三条公路.....转载 ( 55 )
- 建国前容县留学生名录.....政协文史组 ( 57 )
- 广西优级师范学生名录.....党史办 ( 62 )
- 民国时代容县历任县官名录.....政协文史组 ( 65 )

## 漫述容县宾兴馆

容县宾兴馆（二十年代中期改名为峤雅堂），馆址位于容城北门街（今县幼儿院隔壁），是一间三座砖瓦结构祠堂式的古屋（现为县粮食仓库，前座已拆改建）。此间古屋，是前清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县内名士黄鹏霄、封抡英为首倡导在全县集资并主持兴建的。馆建成以后，中座大厅存放捐资者姓氏牌位，前座为门楼，后座左落廡为办公处和厨房，右落廡为客厅，两廊为仓库。当年的宾兴馆，拥有数额巨大的田产，分布在附城、杨梅、黎村、松山等地，每年收入田租谷近三十万斤。

宾兴馆及其财产，既不属于全县官民共有的公共财富，亦不是某个人或某姓氏私有的家产，而是县内各乡村一部分姓氏凑合起来带有“百姓祠”性质，而又是专为文化教育服务的一个经济团体。“宾兴”二字，据古书和辞书记载，是宾礼兴贤的意思，其木刻门联是“宾王利用；兴贤育才”；馆以此名，大概就取此义。顾名思义，所以宾兴馆的设立，其目的就在于振兴文化，崇尚礼义，培植人才。容县宾兴财产来源，据历史资料记载，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，县内绅士潘学洙、陆矾等人，劝新入容县籍（封建时代规定，对科举考生的籍贯管理是很严格的，无县籍者不得报考，所以从外地迁居的人，要得到新县籍，必须交付一笔钱）的人捐资得银二百两，置得田租二千八百斤，县即把这点田租收入，作为宾兴经费，这是宾兴财产的最初

来源。二是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知县潘英章将“逆产”（即范亚音等农民起义领袖的财产）充公，拨为宾兴经费，得田租五万余斤，这是第二笔来源。三是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黄鹏霄、封抡英等人为首倡导向全县各姓氏捐集，得银二万四千余两（中座牌位每份五十千文，左座三十千文，右座二十六千文）。这笔集资，除兴建馆舍开支外，余额添置得新租十八万余斤。至此宾兴财产每年计收入田租谷二十三万余斤。光绪廿四年（戊戌，1898年）后，会党义军叛徒甘木被问罪后，财产被充公，数万斤田租又拨归宾兴，致使宾兴每年收入田租谷近三十万斤。

宾兴财产的管理，按章程规定，在有牌位的人中，推选出脱产执事者三人负责，三年一换。管理人员移交时，必须把管理期内收支账目结清，并列榜公布于众。另外，省城秀峰书院在本县面里六密村有公租田一批，年收田租谷二万余斤；县城绣江书院于面里、顺里也有学租田一批，年收田租额六万八千余斤。这两笔田租，亦由宾兴值事人员代为兼管。

宾兴财富的支用，按章程规定，一是办祭设席，初时每年春秋两祭，后改为一年一祭，祭期是五月初十日，是日设百数十筵于馆，每牌位一人赴宴，获得秀才以上科名者亦被邀赴宴。三年一大祭，改选管理值事人员。二是嘉惠士林，资助或奖励科考进学的人。同治四年起（此时还没有牌位集资），生员（秀才）赴桂林参加乡试（考举人），每科支银五十两（三年一科）；赴京会试（考进士）者，每人资助银十两。同治十一年后，考中秀才者，每人得银四两。光绪三年以后，宾兴已有牌位捐款，奖励更为优厚，中秀才进县学

者，每人送结金二十两，进府学者，每人另加六元；应乡试者有“卷金”，应会试及廷试者有“水脚银”，中式者另有奖金“花红银”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废科举后，育才形式改为兴办新式学堂，容县宾兴馆即成为全县“办理学堂的总机构”。宾兴财产，“除了办理县内的教育事业外，凡负笈外省、出国留学男女学生，取得入学证书后，得请由宾兴馆补助费用”（韦佩华回忆材料，见《容县史话》第一期）。至辛亥革命（1911年）前后，县内的容县师范学堂、容县中学堂、县立高等小学、明伦女子小学、附城小学、珊萃两等学堂、峽南小学、杨华高等小学等中小学校，均得到宾兴财产资助，培养了数万中小學生。出洋留学者百多人，大都学有所成，成才成器。从一九二七年秋起，宾兴（此时已改名为峽雅堂）财产开支，即压缩其他学校的补助，集中使用于县城的原綉江书院从新开办一间“容县私立都峽中学”。所以都峽中学的办学经费，相当部分来源于峽雅堂。至一九四九年容县解放为止，都峽中学办了二十二年，先后培养了毕业生近两千人。

回顾宾兴财产存在的八十余年当中，对发展容县地方文化教育事业，造就各类人才，确实有所帮助，这已为历史所证明。当然所培植的人才，受时代的局限，主要还是为当时的统治势力服务。但客观上也为容县的近代文明历史增加光彩，因为它帮助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，进身士林，或出外留学深造，从而为容县传播进步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，推进社会文明，起过良好作用。此外，宾兴财产也曾支付过地方武装（团练）经费、军费（黄绍竑回忆文章说一九二三年

他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第三支队司令驻节容县剿匪时，即获得过宾兴的资助），这对维护地方治安或是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，起过正反作用。容城南门绣江上的木板大桥维修费，在很长时期内曾由宾兴支助，过往行人都受益。还有一事值得一提，就是宾兴大笔财产的经管人员，名义上三年一换，民主推选，但实际上权力操纵在一些大姓望族或官僚权势的少数代表人物手中。管理办法，也名义上按章民主管理，账目公开，但值事人员当中的一些人，却往往凭着执事职权之便，从中贪污舞弊，侵吞钱谷，中饱私囊，发了横财。因此，有些人把宾兴看成是一块肥肉，数十年中，曾发生过为把管理权夺到手，出现过多少次比较复杂的矛盾和斗争。

（关立雄整理）

## 清代民间文化组织——文尚社

刘柱昌

清代容城的县衙门左前方有个广场，是比武、考武的场地，叫做武场。衙门右边有座绣江书院，书院两廊是童生科考的处所，叫做文场。一文一武，两场相配而设，可见清代容县尚文尚武盛况之一斑。

乾隆年间，容县的拔贡生（清朝由省学政从府州县生员中考送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贡生，可考举人）联合组成一个文化团体——文尚社，社址也设在文场之内。文尚社成员有秋社和春社两个部分，每部分均是二十四人，但秋社先于春社成立。社有产业田，年纯收租谷约八千多斤。其中秋社占五千多斤。

文尚社是个读书会性质的团体，当初，是其成员定期会集，叙友谊，谈学问，切磋琢磨，观摩文墨，准备应试等等。社址内设左右读书廊，藏书设人管理，对外，欢迎好学者前来阅览。

文尚社成员，散居容县各地，笔者先人有兄弟俩参加。刘新宇是以太学生身份入社的。文尚社成员陆续谢世之后，即将其牌位供奉于头座中堂，产业保存下来。文尚社传代既久，其后人难以继承先人遗志，且贫富殊途，逐渐丧失其原来鼓励读书上进之宗旨，蜕化成为单纯奉祀牌位的场所，每年社期，备猪、羊祭祀宴会了事。对外界开放阅览学习，亦

早已终止。民国时期，私立都峤中学成立，校本部设在绣江书院，亦即文尚社旧址，而文尚社成员牌位则移放在左侧矮屋内存放，不加毁坏。祭祀活动，则移至隔壁的关岳庙举行。其时负责管理的人，春祭为麦松园后人麦祝蕃、麦少琼等，祭期为正月二十四日；秋祭为麦菊园后人麦仲山兄弟等，祭期在八、九月间。祭后摊分余款。

## 大元帅府秘书徐玉贇

秦晋荣 覃家凤

徐玉贇（读红），又名徐志翔、徐世强，一八七一年出生于容县自良司四把村（现自良镇白饭村四把）。他年青时候，与其兄玉其同受孙中山先生“驱鞑虏，扶华夏，拯斯民”的革命思想启迪、激励，于一九〇五年留学日本，入同文书院攻读。他和同乡刘岷友好，过从甚密。刘岷当时任中国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兼主盟人。一九〇六年，刘岷介绍徐氏两兄弟加入同盟会，并命玉贇为广西分会秘书。徐玉贇任职同盟分会后，积极协助刘岷理好盟务，扩大同盟会广西分会组织，使分会盟员由初时的十多人发展到一百多人。胡汉民这时也在日本，对徐玉贇甚为器重，曾和刘岷一起，领徐玉贇谒见孙中山先生，孙任命徐玉贇为同盟会广西分会副会长。徐玉贇在日本除协助刘岷处理广西盟务工作外，还兼任广西稽勋局总编辑和协助编写革命刊物——《粤西》。《粤西》杂志寄回国内，对宣传革命起很好作用。后来徐玉贇到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亚等地，组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；与其兄一起奔走革命，宣传、筹款，竭尽全力，作出贡献。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，任命徐玉贇为大元帅府秘书。在此期间，徐玉贇曾随孙中山先生督师桂林，进行北伐，谋求中国统一。孙中山先生逝世后，文道失宣，政治腐败，争权夺利之风日甚，一贯清高为人的徐玉贇，目睹现状，不愿趋炎附势，违背革命初衷，遂决心脱离官场，称

老还乡，离开繁华大都市广州。回到自良四把，在一间简陋的仅几十平方米的泥屋居住，过粗茶淡饭的农村生活。然而，徐玉簧虽身居山乡，仍极为忧国忧民，郁郁不乐地度过国难深重的抗日战争岁月。一九四五年元旦，进入七十四岁高龄的徐玉簧，写了一首述怀诗贴于居室墙上。诗云：

元旦春秋七四高，殷忧国难九年头。

岂因流血争皇帝，未肯甘心作马牛；

登陆美人怪大炮，归途日寇怕沉舟。

反攻奏凯期非远，实现和平解战袍。

在抗战年代，年逾古稀的徐玉簧，还热心为乡人谋福利，为首筹钱筹粮，领导农民开好一条数里长的古张水渠，发展农业生产。还积极宣传破除迷信，发动群众拆掉神庙，建好长河中心小学，发展地方教育事业。

抗战胜利后，徐玉簧渴望和平没有如愿，内战加重了农民的负担，把苦难的日子拉长了，徐玉簧在泥屋里唉声不息。当黄未若暴动之际，国民党县政府以“勘乱”为理由，重征捐税。徐玉簧同情社会底层农民疾苦，决心为民请命。此时他虽已是年届耄耋，风烛残年的老人，步履艰难，然而怜民之心犹未泯，于是强打精神，沿着绣江北岸的崎岖山路，异常艰辛，步行到县城，请求黄葆芳县长免去纸税篷。农民感激无比，皆说志老（玉簧又名志翔）有功，没齿难忘。

徐玉簧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亦曾任梧州关统税局长、广九路货厘局总办等官职，然他两袖清风，一生廉洁，深为时人称赞。一九四七年，容县参议会代国民政府颁赐徐玉簧“持躬廉介”匾，以示表彰，实当之无愧。一九五二年徐玉簧谢世，寿年八十有一。

## 徐玉贇轶事几则

徐震池

徐玉贇，又名世强、志翔，是我的叔父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具民主革命思想，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，归国后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，当年偶尔回乡，轶事颇多，兹拾几则，与读者共飨。

### 珍藏东京留影

徐玉贇于一九〇五年偕同胞兄温如（我父亲），族弟学翹、图存，赴日留学，就读同文书院。当时在日留学的广西籍学生以容县最多，他们有一顿东京合影照片，照上二三十人，我曾看过，照中人皆头戴方帽，身穿黑制服，剪掉发辫。这张照片，既纪当年容县英才荟萃东京之盛，亦纪长河徐家四兄弟留日之荣，因此叔父一直珍藏家中。容县之所以留学生多，当时省内盛传说是都峤山仙境毓秀钟灵，所以独得风气之先。

### 革陋习倡新风

玉贇叔留日返国，距辛亥革命还有三四年。他返到家乡，对家人、乡邻，开口便讲日本风土人情的文明进步，指

出中国陈规陋习的腐朽落后，提倡实行新风尚。他和我父亲首先以身作则破陈规，不留发辫，在家光头不戴帽，只在出集市和进县城时，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才戴上帽子隐藏假辫。特别主张妇女放足、放胸，革除束缚中国妇女千百年的缠足、束胸的封建陋习，以利妇女的身心健康。因而我家祖母、婶母、姑母辈普遍放了足，使之基本上属于天足妇女。还教育帮助我家这些老一辈妇女自学文化，脱离文盲，基本上都识字能看书。同时提倡男女平等，我家妇女首先实行安上自己的姓名，不再写某门某氏。这些新风，从我们家庭先开，推动了地方移风易俗。

## 推崇新科技

玉赞叔负笈东洋回来，行李包裹充实。洋学生旋里，乡人一见，推测行囊装的必然是西装革履毡帽领带，或是五颜六色的时髦洋货，供享受或玩弄欣赏的物品。谁知打开来时，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，带回来的，都是些农民从未见过的外国仪器、机具，如温度计、风雨计、理发剪、水唧筒、机器灶等一类有实用价值的东西。后来他在农村中示范使用，乡人眼界大开，异口同声赞赏先进科学技术好。这对宣传先进科技知识，起着启蒙作用。

## 灶君位上贴警句

旧时农村习惯厨房中设有供奉灶君的神位。我叔父不信神鬼，留日归来，更加一切破旧立新。某年过春节，他把灶

君神衒，改成训诫儿童的警句，曰：水火厉害，儿童远之，莫使祸害，悔之已迟。有些儿童不解其意，问教于大人，大人解释之，儿童受到教育。

## 教育青年走革命路

徐玉贇留学日本，深受日本明治维新和西方进步思想熏陶，加入了同盟会，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旨在推翻清帝统治的革命运动。回到家乡，常以家庭为课堂，对家人及乡里青年讲授新文化知识，讲述日本明治维新政治，介绍国际新闻，宣传革命思想，开导民智，鼓励家乡青年走革命道路。他的长子徐振亚，在他的教育影响下，接受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，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，后来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。一九二七——一九二八年在梧州办报，担任编辑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，一九二九年受省长俞作柏委派，任武宣县县长。到任之日，即打开监狱，释放关押的共产党员及其他左派政治犯。在农村实行优惠农民有利生产的政策。徐振亚亦曾在南宁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，对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，帮助共产党员脱险，保存进步力量，有所贡献。

## 广西辛亥革命元勋——刘岷

沈奕巨

辛亥革命是本世纪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。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刘岷为广西辛亥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刘岷（1878——1964）字尊权，容县康塘村人。家境清贫，幼年聪敏好学，父母省吃俭用供其读书，希图从科举求出路。十九世纪末中国面临瓜分的危险，1902年刘岷在姐夫黄宏宪（辛亥时同盟会员，广西省谘议局副议长）的影响资助下，抛弃科举仕途，入桂林体用学堂学习新学，行前写下“埋骨何须为故土，人间何处不青山”的诗句。刘岷在该学堂认识了一些维新派人士，接受了维新变法的主张，学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，也学了一些自然科学，是个虔诚的改良主义者。1904年刘岷经黄宏宪推荐，到陈协五创办的梧州国民学堂工作，正好胡汉民受聘到梧州中学堂任总教习，胡在师生中宣传革命，陈、黄、刘等志趣相投，和胡结成密友。刘岷摒弃了改良主义，醉心于革命事业。不久，刘岷考取了官费生赴日留学，初入速成法政学院，后入早稻田大学。

当时在日本，中国留学生最多，留学生革命思想活跃。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，刘岷经胡汉民、邓家彦介绍，1906年5月31日加入同盟会。当时同盟会在日本是分省进行活动的，孙中山任刘岷为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和主盟

人。在刘岷主持下1906——1907年，在日本的广西籍同盟会员由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，先后派遣回国工作，为广西播种了革命种子。刘岷发动会员出钱出力，向华侨募捐，1907年办起广西第一个革命刊物——《粤广》月刊（按刘岷文章是《粤西》杂志）共出版三期，发行于海外，一部份偷运回国，散发在桂东南和大瑶山一带，起了发动革命的作用。

1907年孙中山策动粤桂滇武装起义，梧州爆发反对英舰侵犯西江主权的群众斗争。1908年初刘岷回广西工作，因清吏严密监视无法立足，孙中山改派刘岷到南洋开展革命宣传和募集经费，他以同盟会专使身份，风尘仆仆，遍历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越南、缅甸、印尼、朝鲜等地，后又深入两湖、云、贵等省做工作，不辞艰险。

1911年刘岷参加了“三·二九”广州起义，失败后没有逃回香港，而深入虎穴，径赴梧州。以浔郡中学为落脚点，领导梧州、浔州、南宁一带的同盟会。他为了建立革命武装，亲赴大瑶山联络温良才、郭伯枚、亚楨六等反清武装，在象州途中被清军所捕，得到同盟会员营救释放。但容县又兴党狱，行文追捕刘岷，刘跑到香港。

武昌起义后刘岷潜回广西，发动桂东数县群众起来夺权，迫使梧州清吏于11月1日宣布“独立”。政权落在旧军人和立宪派手中，刘岷联络了二千多民军，控制了梧州到江口的河道。在梧州设立同盟会广西分会和民军征集所。11月7日桂林宣布“独立”。刘岷迁到南宁领导同盟会员敦促陆荣廷响应，南宁遂于11月9日宣布“独立”。

广西响应辛亥革命后，外籍同盟会员和新军北伐去了，

本省同盟会失去了武力支柱。由清朝官僚变为广西都督的沈秉堃、王芝祥也被迫离去，握有旧军实力的陆荣廷遂当上了广西都督，全部起用旧官僚、土豪劣绅把持各级政权，收买同盟会中的不坚定分子，打击排斥革命党人，刘岷领导同盟会员大力征集民军，来和旧势力对抗。适南京政府成立临时参议会，陆荣廷乘机推刘岷为参议员，“礼送”他离开广西。随即大肆捕杀革命党人，消灭和解散刘岷专人所征集的民军，完全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。

刘岷一直追随孙中山，二次革命时他流亡日本，参加中华革命党，在香港被捕入狱。讨袁之役孙中山任他为中华革命军广西司令长官。刘岷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被委为为广西省党部指导委员。孙中山逝世后，刘岷不愿为官，仅在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中任一闲职，领份薄薪糊口。南京解放，刘岷拒绝逃往台湾，携家眷回到容县，任广西政协委员，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，1964年逝世，终年八十七岁。

（原载1985年7月25日《广西日报》第三版）

# 黄用溥先生传略

黄宏规

先生名宏宪，号用溥，辛上里石扶菊花垌人。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生，童试列梧州府案首，中榜秀才；乡试得副榜（正榜为举人；副榜为贡生称副贡）。官至清末广西谘议局副议长，民初北京政府国会议员。

先生少年勤奋好学，聪敏过人。进庠后就读桂林广西体用学堂。体用学堂毕业后，曾受陈协五聘任为梧州国民学堂教务主任；后受马君武聘任为中国公学训导主任。任教梧州时，与胡汉民交往甚密。先生智慧早开，关心国事，对清政府丧权辱国，昏庸腐败，极表不满。为图救国之道，游日考察，加入同盟会，追随孙中山革命。回桂后，任广西谘议局副议长。黄公绍竑《五十回忆》中云：“当我读桂林陆军小学的时候，广西开始成立参议会，我们容县的议员是黄用溥先生。先生新学非常渊博，极为当时进步青年所景仰，亦深为顽固派所憎恨。”

辛亥年旧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胜利，人心大为振奋。消息传到桂林，广西巡抚沈秉堃、藩司王芝祥迟迟没有响应武昌首义并表示。九月十六日，先生时任副议长，为首（议长甘德蕃因故离桂）率领议员和革命分子百多人，赴藩台衙门向藩司王芝祥（兵权在王手）请愿要求宣布广西独立，响应革命。王曰：“你等近日假游山玩水之名，搞革命活动并

非不知，我王某是讲私情的，但是我的大刀就不讲私情。”先生慷慨答曰：“我们今天到来是讲国家治安，民族大义，不是讲私情。”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论战，终于说服了王。王遂会同沈都督于次晨（九月十七日）宣布广西独立，拥护革命。

先生擅于文辞。闻先生驻京时，国会每有文件起草，多推先生主笔，先生亦无所辞。公开发表文章，多署名“容山樵者”。周公昶旦青年时读先生《辨民论》，终生叹为观止。辛亥革命胜利后，广西省会原驻桂林，议迁南宁。然争论不休，阻力甚大，先生著文发表高论，南天异议顿息，顺利迁移。先生文章、著述不少，惜皆已散失无存。

先生高居省参议副议长、全国国会议员之席，俸酬不薄。然素倡俭朴，衣着奇旧，同僚谓先生之旧帽曰“狗毛毡”。太夫人亦云先生驻京时所垫之褥子，甚象“牛肉巴”，色褐而硬。

先生为国家民族操劳，甫达力强年富，不幸于一九一六年病逝广州，终年四十五岁。孙中山先生挽曰：“粹两院英豪，聚议岭南，法虽灭，人犹存，协力护共和，仗谁笔底锋芒，讨徽痛诛元恶罪；慨一群狐鼠，窃权幽北，师甫兴，君遽逝，同心哀国事，只我江干凭吊，倚栏聊代众生悲！”墓葬菊花垌灯草冲。

先生续配刘氏，生一子二女。子名懋炎，现任国家建委高级工程师。次女金驹，曾留学德国。男孙六人。

先生仙游后，行述系藤县举人蒙文伟所撰。文交当时容县政府保存，今已佚，无从查考。以上略述各节，乃太夫人及乡党父老口传，或见诸资料。